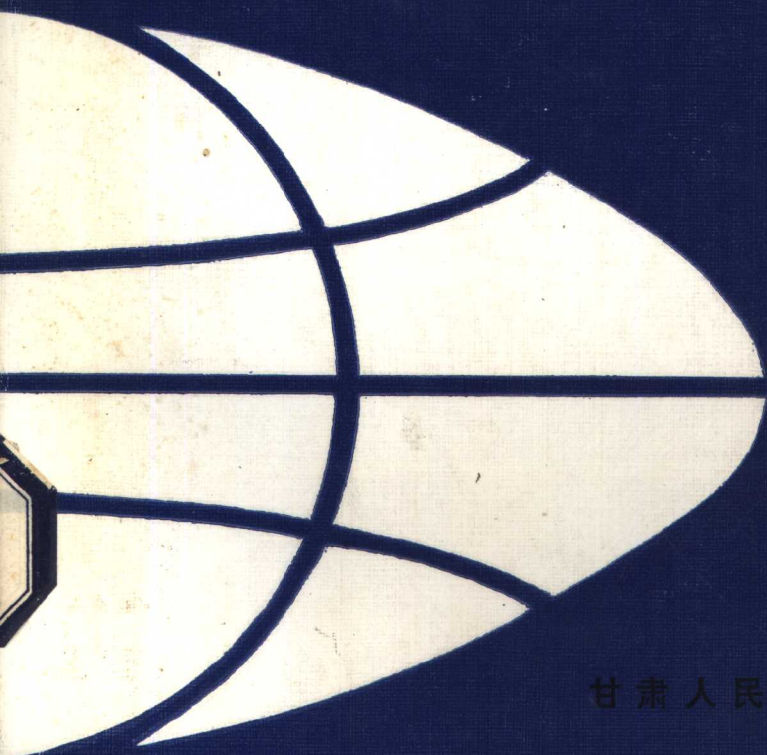


人口学基础

[美]威廉·彼得逊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C92
18-C2

人口学基础

〔美〕威廉·彼得逊 著

兰州大学人口研究室 译



农干院 80014174



甘肃人民出版社

William Petersen
POPULATION

Third Edition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New York, 1975

（根据美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75年版本译出）

人口学基础

〔美〕威廉·彼得森 著
兰州大学人口研究室 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75 插页4 字数385,000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30

书号：3096·666 定价：2.20元

译者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的协议，中国十所大学的人口学研究中心接受联合国资助，除研究国内的人口问题外，任务之一是翻译介绍外国人口学的著作，以资借鉴。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威廉·彼德逊著述的《人口》一书，是当前美国和西方国家比较流行的大学教科书，是美国人口咨询局在其出版的《人口手册—国际版》中推荐的有关人口学学习研究的参考书之一。经教育部同意翻译出版，供人口学工作者参考。

本书于1961年初版，1969年再版，1975年修订后出第三版。这个中译本是根据第三版翻译的。全书共两部分。本书第二部分（第10~17章）介绍各种社会的人口以及世界各国的人口情况。由于引用的一些资料比较陈旧，参考价值不大，所以我们只将第一部分译出。第一部分（第1~9章）主要论述有关人口学的基础知识和人口分析的一般因素，如人口学的研究领域，人口统计的基本概念，马尔萨斯人口论及其发展，生育率、死亡率和迁移的一般决定因素，人口测算和预测等，内容丰富，文字精炼，结合实际，容易理解，书中引用和推荐的大量文献资料，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研究参考。但由于作者立场不同，在论述方面有不少偏见和错误请读者注意分析；同时对个别地方我们略作删节，定名为《人口学基础》。本书对于我国大专院校人口专业的教师、学

生，人口研究、人口普查、计划生育等工作以及人口学爱好者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加本书翻译和校阅工作的同志分工如下：序言和1～4章由张洪福译，范汉森校；第5～7章由邵淑芬译，杨国强校；第8～9章由蒋初南译，李育良校。

全书由刘天怡教授、李国杰副教授审阅。赵从显副教授对部分章节进行了校阅。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如有缺点和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兰州大学人口研究室

一九八三年十月

序 言

本书这一版和前两版一样，主要是为大学本科学习社会学课程而编著的。进入人口学第一教程的大多数学生把它看作他们文科教育的一部分，因此本书着重论述了人口现象同其社会环境、经济形势、历史背景和生物因素的关系。本书不是年鉴；虽然提供了很多最新的数字，但主要是以数字为例来阐明论点。本书也不是专业手册，书中所教的一些人口统计方法不是用来培训专业人员的，而是让非专业人员和初学者懂得人口学的基础知识。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尽管人口资料一般说来是最为精确和完整的，但也远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一个对诸如人口普查如何进行和年龄结构对犯罪率的影响等问题全然无知的人，必定会对周围的世界发生很多误解。

无论哪一本社会学著作的作者，如果妄图进行具有普遍意义的概括，就会面临一种困境。他在论述其它社会制度、市场、婚姻结构等问题时，若不密切注意其受一定文化制约的具体特点，那就很容易流为半遮半掩的种族中心主义的说教。但是，如果对一些与人口这样一门领域广阔的学科有关的社会文化资料进行充分的分析，又会使读者陷入烦琐的泥潭。两全的办法是难以找到的，特别在只是对人口学研究的初步知识进行阐述的本书中，更是如此。我力图用相辅相成的方法，在概括性的理论和专题例证之间保持平衡。至于是否成功，读者的判断自然会比我准确；但这能表明我是如何努力地试图解决这一难题的。本书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论述人口过程的一般决定因素；第二部分是论述这些

决定因素在原始社会、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和现代社会里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这种分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兼顾了通常用来分析人口趋势的两种主要理论，即不考虑文化因素而只考虑人口和资源对立关系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和受一定文化制约的人口转变论。

本版对1969年第二版最明显的修正就是换用了新的数字实例，特别是使用了1970年美国 and 苏联的人口普查数字。但自那时以来，除了出现新的人口数字以外，还发生了许多变化。人口学研究在60年代就开始从单纯的分析朝决定政策这一方向转移，这种转变目前仍在继续。对于当今正在争论的诸如人口数量与粮食、空间和污染等的关系问题，我已努力把主要的观点包括进来，但由于发表意见的人太多，而且一般又过于外行，所以对那些偏激的言论，我就远而避之了。我个人的一些经历也有助于这次修订工作。有几年时间，我在担任社会学系工作的同时，又曾是预防医学系的成员，因而对流行病学比较熟悉，这在书中好几个方面有所反映。1973年，我参加了为使考古学家对其所使用的技术具有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而开设的一门跨学科课程的讲授工作，讲课的一些见解就用在于史前社会的人口这一章中。由于我未能使增删的内容保持平衡，所以这一版的篇幅比第二版略长一些。

承蒙理查德·派普斯 (Richard Pipes) 教授审阅了关于苏维埃人口的这一章，并纠正了一些错误，我对他深表谢意，但并不认为他应对本书承担责任。琳达·戈登 (Linda Gordon) 和沙伦·布莱达 (Sharon Bleda) 这两位研究生为了这部冗长之作，协助我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们勤奋能干、谨慎尽责的工作使本书生色不少。

威廉·彼德逊

于俄亥俄州哥伦布

目 录

译者说明	(1)
序言	(1)
第一章 人口学的研究领域	(1)
I、形式人口学与人口分析	(3)
II、生物学与文化	(5)
III、人口转变理论	(9)
IV、摘要	(17)
V、引用的参考书及推荐进一步阅读的书	(18)
第二章 人口统计学的基本概念和资料	(24)
I、国际统计	(26)
II、概念的定义	(29)
III、人口登记	(33)
IV、人口普查	(34)
V、人口统计	(47)
VI、迁移统计	(50)
VII、人口统计数据的误差问题	(55)
VIII、摘要	(68)
IX、引用的参考书及推荐进一步阅读的书	(70)
第三章 年龄及性别结构	(79)
I、数据的质量	(80)
II、性别结构	(86)
III、三种主要的年龄类型	(91)
IV、人口金字塔	(103)
V、比和比率	(106)

Ⅵ、摘要	(118)
Ⅶ、引用的参考书及推荐进一步阅读的书	(121)
第四章 亚民族	(128)
I、种族	(132)
II、语言	(138)
III、区域	(140)
IV、种族的可变性和社会结构	(146)
V、同化和对共同生活的追求	(153)
VI、摘要	(182)
VII、引用的参考书及推荐进一步阅读的书	(185)
第五章 马尔萨斯人口论及其发展	(199)
I、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背景	(201)
II、人口原理	(211)
III、批判与分析	(215)
IV、人口最适度	(222)
V、粮食	(232)
VI、自然资源和污染	(241)
VII、摘要	(248)
VIII、引用的参考书及推荐进一步阅读的书	(251)
第六章 生育率的一般决定因素	(261)
I、生育率的生物决定因素	(261)
II、生育率的社会决定因素	(273)
III、节制生育的方法	(279)
IV、摘要	(288)
V、引用的参考书及推荐进一步阅读的书	(291)
第七章 死亡率和发病率的一般决定因素	(304)
I、死亡的个体因素	(305)
II、死亡率的年龄差异	(312)
III、健康和发病	(323)
IV、死亡的病因学	(335)

V、社会混乱.....	(348)
VI、摘要.....	(369)
VII、引用的参考书及推荐进一步阅读的书.....	(371)
第八章 迁移的一般决定因素	(384)
I、迁移和人口增长.....	(385)
II、迁移的选择.....	(394)
III、政治因素.....	(414)
IV、迁移的模式.....	(427)
V、迁移的一般类型.....	(430)
VI、摘要.....	(442)
VII、引用的参考书及推荐进一步阅读的书.....	(443)
第九章 测算和预测	(457)
I、人口测算的类型.....	(458)
II、测算和预测.....	(467)
III、美国人口预测.....	(472)
IV、世界未来的人口.....	(482)
V、摘要.....	(490)
VI、引用的参考书及推荐进一步阅读的书.....	(491)

第一章

人口学的研究领域

人口学，即对人口现象的系统分析，是一个触及我们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论题，但对于不具备有关知识的许多人是不能理解的。例如当我们读到，不发达地区人口增加超过了粮食供应时，自然会考虑：这样的论证正确吗？有什么办法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呢？当我们听到说“结婚率”上升了，就自然会问：什么是“结婚率”？形成新家庭的“结婚率”在怎样的范围内才算适当？美国的“城市”正不断增加，自然会想到：新建城市的人口规模该如何规定？在城市生活，将给人们的行为带来怎样的差别？保险公司的经纪人告诉我们：我们的人寿保险金现在与一年前不一样了，这就会联想到什么是与人寿保险有关的“生命表”？这种表能指示出某种年龄的人员在下一年中死亡的概率吗？教会根据专家的预测做出决定，要在远离我们家的一座小市镇中修建新的教堂。专家的预测是，这个贫瘠地区的人口会很快增长起来，将招徕大批各社会阶层的人，而将从中吸收教民，那末，这种预测怎样才能做到正确呢？

这样，研究人口学的第一个理由就是要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获得一个比较明确深刻的认识。把注意力集中于被人们适当地称为“人口动态”问题上，这才抓到了文科教育的关键。

作为对这种一般理由的补充，研究人口学的第二个更突出的理由是，用它来研究在社会分析中使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人们不

能把社会放在显微镜下去观察，也不能把习俗制度放在实验室内做实验，更不能给社会阶级拍照片。某些重要技术已使物理学等自然科学迅速发展，但大部分还不能用于社会学研究方面，这种显明对比已使社会学方法论的许多主要争端陷于难以解决的困境。^①怎样才能建立社会数据以便使社会分析工作人员能和其他科学一样运用相同的程序？对这个问题，更具体地说，怎样才能不虚假地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表示出社会调查的结果？

这种困难处境在人口学中并不是不能解决的。人口数据不象大多数社会学家由分析得来的数据那样，而是由政府汇集的，至少在西方各国是这样。人口数据最为完整，历时最长，并且是连续性的，几乎对任何人口专题都可适用。这就是说，人口数据的收集是由国家的权威支持的。虽然用调查表进行的调查，从来没有得到过由一切被调查的人做出的完整准确的回答，但是“人口统计”和“人口普查”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而且得到人们几乎是自觉的接受，这种合法性正是人们所希望的可靠性的最好保证。尤其是这些极好的数据是与最显著的事件有关——就是说与生和死有关——也和经常构成自然单元的事件有关。这就没有必要把“出生”或“死亡”转变为适合于数学分析的形式，就可以进行计算，并从各方面对人口的“生育率”或“死亡率”进行比较。另一方面，在人口按社会阶级、城乡居住、或种族集团进行的分类中，所遇的困难很接近于社会科学通常使用的方法论中存在的问题。例如，什么是“中产阶级”？什么是“城市”？什么是“美洲印第安人”？对这些实体本身就没有一个简单明确的定义。由于这类范畴的定义都多少带点武断性，所以基于这类范畴所做的分析就会以对它们的规定如何而不同。因此开始在这方面

^①这种说法不意味着我们在社会科学中应当接受和自然科学发展情况相同的质朴看法。

学习的学生就应当充分认识人口统计基本数据这种独特的性质，从而避免轻率地接受任何分类原则。

人口学本质上是社会科学，而在某些方面又接近于生物学、数学和伦理学等等学科。为了给人口学的研究范围划出一定的界限，我们应从几方面说明它的分界线；而要这样做，就必须提出比在本书目录中更充分的资料，来说明本书的主要论点是如何发展的。

I、形式人口学与人口分析

人口增长可依照三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分析：

1. 人口增长是一个自行控制的过程。例如，高的（或低的）生育率势必在下一代产生有一大（或小）部分人可能做父母的年龄结构。

2. 但是这种自动推进的人口状态，在增长率，特别在人口增长的极限方面，受到诸如自然资源、经济增长、社会变动和家庭规模等各种外在因素的制约，而这一切因素可作为共同决定人口变动的独立可变因素发生作用。

3. 在另一方面，人口增长本身也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可变因素发生作用的。它是经济或社会的变化原因。例如，人口能刺激商业活动，或是阻碍其发展。

在上述第一种方式和其他两种方式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作为自行控制过程的人口增长，可排除所受社会方面的各种复杂的影响因素，具有较大的精确性和深度。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因与社会环境有联系，在全面分析人口趋势时，就要涉及到对人口趋势发生重要影响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每一个因素。相反地，每个这样的因素也能够被人口规模或人口组成所影响。因此分析的广度越大，就越要牺牲在狭窄范围内所具有的准确性。

在人口学中有两个侧重点，一般称做“形式人口学”（formal demography）和“人口分析”（Population analysis）。前者就是研究收集、核对、统计和分析人口数据的技术性表现问题，后者就是对人口趋势和现象与社会环境关系等方面所做的系统研究。这种区别同人员的培训也有一定关系：形式人口学需要数学技能，有时还需要高等数学；人口分析则与社会学、经济学或其他社会学科的数据和概念有密切关系。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这种区别，为实际工作进行培训时，就在这两种类型中侧重准备一种类型。形式人口学的专业工作人员大多数是政府部门或保险公司的雇佣人员，他们因受到来自这种官方或商业职位带来的压力，（实在，有时是被抵制的。）对他们编制的数字总避免做广泛的阐述；而社会科学家为认识人口趋势的重要意义，就在他们作为典型研究的社会、经济或历史的进程中都得把那些数据包括进去，而且他们一般并未具备统计员的那种技能就可这样做。这里既有合理的分工，也有必要的情报交流。例如，负责人口普查的领导人，必须能够判断在若干可能发生的问题中，哪一个最终会在随后的分析中产生意义重大的结果；而社会科学家为了对人口数据熟练运用，也必须对人口数据的收集和编制情况大概知道一些。

对人口学所做的这些介绍，是希望每个使用人口统计的人也能成为有才智的会使用人口分析的人，而要具备这种本领，是需要有一定才能的。可是，具有这种才能的人却很少，正如只能阅读的人把任何印刷品都作为真理接受，也如同美国教育系统中培养出的“中流产品”那样，仅懂得数学，是不足以从事各种数据的鉴别工作的。本书大部分——第二章全部和其他各章中的一些小节——是为逐步灌输对人口统计和技术的分辨以及评价的知识，并为培养能恰如其分地理解它们的阅读能力而安排的。某些技术方面的细节和人口统计工具方面的图表，如能有助于正确阐述人

口趋势时，才顺便略做讨论。例如第七章中对于生命表的详细说明，就是为了解这个必备工具的最起码的功能而设计的，但是任何人要想知道统计人员对生命表的全部用法，就必须从其他著作中寻求指导。再举一个例子，第九章中关于预测的分析，虽然未能教会读者如何计算预测，但能使读者较好地了解别人提出的那些预测的意义及其可能达到的正确程度。总之，为了特别强调某些技术在各社会学科中的重要意义，而这些技术应当是学生们在更高深的课程中学习的，本书就省略了。

Ⅱ、生物学与文化

人是生出来的，有生就有死。人类的生命和一切生命一样，它的长短有一定的自然限度。生和死这种不可改变的事实，说明人类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各类动物中的一种。人同其他动物一样，为了生存，就得满足身体的某些需要；为使人种不致灭绝，还必须传种接代。

尽管人类是生物界的一部分，但同别的种属又有根本的区别。其余的一切生物对其周围环境的关系，总的来说是被动的，它们一般要经过长时期的演变才适应于环境。这样的适应一旦完成，也就演变成新的体形，这表明已经特化了，而且成为一种新的生命；或者象早期地质年代大爬行动物那样，陷于种族灭绝。相反人类在促使周围环境适应自身的需要方面，比其他物种主动积极得多。为了走路，不是增长脚趾，而是用兽皮和自然界并不存在的化学合成物做鞋穿；为了抓物，不是用手指，而是用铁钳子；人类不象其他动物那样为某种狭隘的功能把身体的某一部分逐渐演变而特化，而是靠不断改进工具；人类和其他一切生物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人类具有高度的文化。

在各门社会科学中，确定作为动物的人和作为一个社会集团

成员的人的界线，也就是说，确定受生物学的生理影响和受文化的影响之间的界线，是一个经常出现而令人伤脑筋的问题。例如，心理学家把用低级动物做试验取得的成果用来扩充对“人性”的认识，恰与社会心理学家研究“人格”在各种类型的文化环境中的发展情况形成对照。与此相似的是，在人类学中一个最尖锐的分歧经常发生在对“研究人和人的行为”这个定义的两个术语的理解上，自然人类学家把人作为动物来研究，而文化或社会人类学家则是研究与人的行为有关的问题。因此，对于人口的分析也必须适当地做出这种区别。一个人的生和死是生物学的问题，但又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的。人口动态是自然规律和文化条件产生的结果，但一种作用的消失与另一种作用开始的转折点究竟在何处呢？

例如，在研究十九世纪的出生率问题方面，因西方各国长期以来的出生率相继下降，试图解释这种新趋势的分析者可分两大学派：一派认为现代城市工业生活方式损伤了妇女生育，而另一派则认为这是由于这种新的文化环境造成了人们对家庭小型化的愿望和实现这种愿望的手段。这一争论至今尚未得到令所有人口学家真正满意的结论。

决定人口现象的两个因素，是对一切人类都适用的普遍因素和对一定社会类型适用的特殊因素，在二者对比之下形成的差别通常不是尖锐的。如在本书所举的实例中，特别在用来自这一种或另一种特殊文化类型的数据举例说明普遍论题时更是这样。但是如果在我们的思想中没有认识到这种区别，我们就很难避免社会科学家通常的缺点，而把自己社会的显著特点与每个社会必须具有的成分混淆起来。一切人类，不管他们的文化环境如何不同，都是性交而生的，并且出生在作为社会单位的成年人的家庭中，而成年人照顾和保护不能自理的婴儿，并对儿童进行教育，这一般说来都是相同的，但是家庭规模的大小则有很大不同。人

类都由于相同的一般原因——缺乏食物、疾病、损伤和年老等原因不得不死亡，但是一般平均预期寿命在各种社会类型之间，却有相当大的差别。男人和女人在生理和文化地位方面都有所不同，这在不同社会中都是根据性别来区分的。任何比采集食物的原始群落大得多的聚居人口，按照某些内部分类原则还可再分为“亚人口类型”，但这种区分通常取决于每种文化的特定标准而有所不同。

马尔萨斯理论推断，不论在何处，人类都倾向于人口的增长快于他们赖以维生的资源的增长。这个理论结构就是通常由普遍因素综合而成的^①。假若把这个论点中意义不明的“倾向于”一词改为“有可能”，则更能恰当地说明问题。假如任何人口按生物的自然限度尽量繁殖，则人口肯定会超过食物的供应。这种情况有时发生，那时很多人会死于饥饿。与此相反的是有时生育率也可能很好地保持在最大限度以下。人类和他们的居住环境相适应的关系，何者居支配地位的问题，是随着社会类型的变化而变化的。因为人类文化的演进是适应人口趋势的，本书第二部分就是探索人口转变这个问题的。

但是，正是“文化的演进”这个术语招来很大的误解。重要的是要区别开这个术语的古典定义和这里用来表达的意义。十九世纪中期，人类学正经历着收集资料并使之系统化的过程。部分地由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激起的理智热情的结果，部分地由于进步的时代精神平行出现，于是这种系统化通常采取了文化演进理论的形式。按照爱德华·B·泰勒（Edward B. Tylor），刘伊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赫勃特·

^①把这种观点归功于马尔萨斯是正确的，但不完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尔萨斯是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和杜芒—班克斯的“社会变动模式”之先提出他的“人口论”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他是通俗易懂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和“人口转变理论”的先驱。